



「文化財帰郷」で文化財に新しい命を 台湾博物館
 The "Cultural Relics Back Home" Program of the Taiwan Museum
 Gives New Life to Antiquities and Archaeological Artefacts
 文—李莎莉 (台灣博物館研究組副研究員兼組長)

大館帶小館 文物返鄉賦予文物新生命 台灣博物館

大館帶小館 ▼

19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，由於台灣省政府的經費支持，全台原鄉紛紛設立「地方原住民文化館」，短時間內就成立了20多座。但是，到了2007-2008年左右，各個地方原住民文化館已出現一些營運狀況，部分館舍甚至被媒體冠為「蚊子館」，成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「活化閒置公共設施專案小組」列管改善的對象。當時，原民會為協助各地原民館解除「列管」，乃推出「地方原住民族文化館活化計畫」，委請專業輔導團隊協助各館進行軟硬體改善。2008年，主持輔導團隊的李莎莉執行長，提出「大館帶小館」的構想，邀集國內較具規模的博物館與地方原住民文化館進行館際合作，希望透過這些「大館」的資源與經驗，協助各地原民館改善運作。台博館便是當時受邀的「大館」之一。

因時制宜推動的「大館帶小館」計畫，最後並未因原民館陸續解除列管而停止，反而逐漸發展成獨特的「大館帶小館」合作模式，到現在此計畫已走過8個年頭，台博館帶領各地的原民館，經歷許多轉變。

巡迴特展 效益有限

最近幾年台博館與各地原民館的合作經驗，大致可歸類為3種方式：(1)「巡迴特展」系列；(2)「博物館專業訓練」系列；(3)「文物回鄉」特展系列。這3類模式並非同時進行，而是有先後發展的順序。

2009年「奇美文物回奇美」特展開幕，由奇美部落的阿美族人獻上一段傳統舞蹈。(圖片提供 台灣博物館)





2009年奇美部落耆老在台博館庫房看部落文物。(圖片提供 台灣博物館)

每一次的巡迴展如同「過客」一般，只利用原民館的空間展出，然而從策展、展示製作到實際的布展，幾乎都由「大館」的專業人員包辦，地方「小館」人員只負責安排場地、舉辦開幕活動等工作，合作的實質意義不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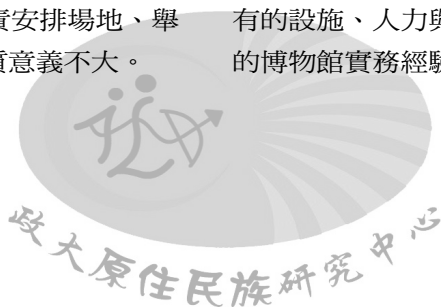
「巡迴特展」根據「大館帶小館」最初的規劃而來，以「大館」推出的特展為主，再巡迴至各地原民館展出。因此，2007至2008年間，包括台博館在內的各個「大館」，紛紛將現有的展覽改造成「巡迴特展」，或是另行策劃特展，輪流到各地原民館展出，以充實各館的展示內容。

「巡迴特展」是台博館「大館帶小館」合作模式的第一個階段，雖然過程中讓原民館的展覽內容增色不少，但這種合作模式仍有不足之處。舉例來說，培育原民館工作人員的專業能力方面，展覽合作帶來的效益其實相當有限。每一次的巡迴展如同「過客」一般，只利用原民館的空間展出，然而從策展、展示製作到實際的布展，幾乎都由「大館」的專業人員包辦，地方「小館」人員只負責安排場地、舉辦開幕活動等工作，合作的實質意義不大。

博物館專業訓練 試圖提升展覽品質

由於「巡迴特展」的合作方式，很難提升原民館人員的博物館學專業素養，輔導團隊體認到這個困境，於是在2010年的「大館帶小館」計畫裡，又增加培訓原民館人員博物館學專業知識的「博物館專業訓練」系列，利用「大館」的設施與人力，每年固定舉辦原民館人員的研習營。培訓對象特別針對各個原民館實際負責營運的「駐館策展規劃員」與承辦人員，課程主題則多集中在文物典藏維護、策展、博物館營運管理等實務。台博館幾乎全程參與相關研習營的規劃與執行，如「策展入林研習營」、「原民生力軍文物館專業訓練營」等等。

「博物館專業訓練」系列利用「大館」現有的設施、人力與經驗，培訓各地原民館人員的博物館實務經驗，固然使一向缺乏資源的原





台博館得以跳脫出過去單向的文化呈現與文物詮釋，營造一個由國家博物館、地方博物館與地方社群互動的場域。參與的各方，能以相對平等的方式進行互動、合作、交換甚至競爭，不論其最後結果如何，互動過程本身已是意義深厚了。



2012年獅子鄉文物返鄉特展文物「啓運」記者會。(圖片提供 台灣博物館)

民館人員學到專業博物館的實作經驗，然而「大館」的營運模式並不能直接複製在原民館上，其中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各「大館」的博物館專業實務，其實必須仰賴相對昂貴的硬體設施與分工細膩的人力組織，然而各個原民館最為缺乏的就是經費與人力。所以，原民館人員到「大館」實作培訓後，回到自己的館中卻可能面臨無法操作的窘境，滿是灰心的情況下，進一步阻礙各原民館自我提升的機會。「既然不可能有『大館』的專業設施，又怎能做到『大館』般的專業水準？」原民館人員的態度依舊消極。

加強與部落的互動 賦予文物新生命

「大館帶小館」的合作模式到底如何達到實質效益又能彼此互利？經過數年的「磨合」後，我們漸漸看到明確的方向。事實上，由於

表1：兩館特色對照表

	台灣博物館	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
	文物返鄉型	駐點輔導型
特色	(1) 突顯「物」的角色：文物歷史悠久，具特別代表性。 (2) 由部落族人親自入庫房選件，並由族人進行文物詮釋。 (3) 文物原件回鄉有號召性。	(1) 突顯「人」的經驗：具地利之便，可長期深耕部落。 (2) 長期進駐部落，推動部落族人進行特展規劃。 (3) 常駐部落進行經驗傳遞。
代表展覽	(1) 2009年：「百年的期待：奇美文物回奇美」特展 (奇美原住民文物館) (2) 2010年：「驚見泰雅古文物——重現在大同」特展 (大同泰雅生活館) (3) 2010年：「當奇美遇到台博」特展 (奇美原住民文物館) (4) 2012年：「遙吟e-nella榮耀vuvu——獅子鄉文物返鄉」特展 (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館) (5) 2013年：「vuvu的衣飾情——台灣博物館及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典藏獅子鄉古文物返鄉」特展 (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館)	(1) 2008年：「Taupas日本軍——布農南洋軍伕回憶錄」 (海瑞鄉布農族文物館) (2) 2008年：「遺忘的重組：悲壯的七腳川之戰」特展 (花蓮縣壽豐鄉原住民文物館)

參與館舍本身不同的客觀條件，最後「磨合」的成果也呈現不同的特色。在此僅以台博館與





2013年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館「vuvu的衣飾情特展」展場。
(圖片提供 台灣博物館)

台灣史前博物館發展出的合作模式舉例介紹。台博館的模式可稱為「文物返鄉特展」，而台灣史前博物館發展的合作模式則稱為「駐點輔導型特展」。兩者的特色與對照表1：

台博館的「文物返鄉特展」始於2009年與「奇美原住民文物館」合作的「百年的期待：奇美文物回奇美」特展，至2013年止，共與3間原民館合作，推出了5檔「文物返鄉特展」。雖然台博館跟這5間原民館各有獨特的合作及互動模式，但都共享一些特色：(1) 都以台博館收藏的原住民族文物歸返其「源出社群」(source community) 為主題；(2) 由台博館主導與各個原民館合作；(3) 合作策展的分工模式，皆由部落族人至台博館庫房進行展品選件，並由族人或原民館透過田野調查，進行展品的詮釋及展示內容的規劃，而台博館負責展示設計、展品的保護運輸，以及文物布展等等。

雖然每一次「文物返鄉特展」的合作過程、互動模式與成果效應不盡相同，但這類合

作模式的正面意義，在於台博館得以跳脫出過去單向的文化呈現與文物詮釋，營造一個由國家博物館、地方博物館與地方社群互動的場域。參與的各方，能以相對平等的方式進行互動、合作、交換甚至競爭，不論其最後結果如何，互動過程本身已是意義深厚了。

除了參與布展的社群及機構受益良多外，文物本身也因而重獲生命力。台博館許多入藏多年的原住民藏品，藉此契機「返鄉充電」，例如在花蓮縣阿美族奇美部落族人的協助鑑識下，一件原登錄為鄒族的帽子被更正為阿美族奇美部落年齡階級的禮帽。2012至2013年，台博館與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館合作的過程中，一些來自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博物館「佐久間財團蕃族蒐集品」的文物，不只重現在原物所有人的後代眼前，我們更邀請後代子孫以獨特的視角，重新詮釋展品。

民族誌藏品轉化為文化資產

從博物館「知識的標本」轉為後人眼中「先人的遺澤」，這個過程不僅戲劇化，更意義深刻。當然，文物本身實際上並沒有改變，它們只是換一個地方展出。但是在參觀者的主觀意識裡，這些返鄉文物，卻從博物館庫房中嚴謹的「民族誌藏品」轉變為血濃於水的「文化資產」。這份感動，讓我們看到博物館收藏物與當代原住民族社會互動的新契機。◆



李子寧

1962年生，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人類學碩士，現任台灣博物館研究組副研究員兼組長。曾任台灣博物館人類學組、典藏管理組組長，研究領域包括台灣原住民物質文化、博物館收藏、神話與傳說等等。